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七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斐

斐一作裴，一作裴，或作聚。泰始中，明法掾，後為僮長，有漢晉律序注一卷，雜律解二十一卷。

表上律法

藝文類聚御覽題作律序

律令者，政事之經，萬機之緯。藝文類聚五十四

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侯區。竝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上同

張湯制越官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

御覽六百三十八 案晉刑法志越官律二十七篇朝律

六

律始于刑名者，所已定罪制也。終于諸侯者，所已畢其政也。王政布于上，諸侯奉于下，禮樂撫于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

若一體焉。刑名所已。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昧者。則求罪于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已爲然。通典作不然而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慢。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相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放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放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

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
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過失
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旁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
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獮如此之
比皆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飭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
善功惡已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
過六囚加不過五原注罪已定爲徒未定爲囚累作不過十二歲原注五歲徒犯一等加六
等加爲十累答不過千二百原注五歲徒加六等答之千二百已
二歲作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
疑聞不己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
累其加己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己
通論己人得罪與人同己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
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闕于下故全

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獵不巳罪名呵爲呵人巳罪名呵爲受賕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巳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通典作卽受賕自與爲受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畱難斂人財物積藏于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巳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嗚于四支發于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巳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通典作自守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憂懼貌在聲色奸貞猛弱侯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

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誦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贓五匹曰上棄市卽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通典復有同字得重也若得違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曰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曰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曰一體守也或計過曰配罪或化俗曰循常或隨事曰盡情或趣舍曰從時或推重曰立防或引輕曰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輕重之變皆所曰臨時觀釁者用法執銓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于機格之上稱輕重于毫銖攷輩類于參伍然後乃可曰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使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

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曰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救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于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推而行之。謂之通。化而裁之。通典作舉而錯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似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通典作推準法律之義也。晉書刑法志。泰始三年。賈充等表上云。又見通典一百六十四。御覽六百三十九。又六百四十二。六百四十九。

劉斌

斌。泰始中爲司徒右西曹掾。

誠原庾純

敦敘風俗曰人倫爲先人倫之教曰忠孝爲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忘其親若孝必專心于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曰爲臣者必曰義斷其恩爲子者必曰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曰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啓定省獨于禮法外處其貶黜祇愚曰爲非理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理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爲違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曰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晉書庾純傳賈歸供養純曰高貴卿公何在詔免純官使據禮典正其職否同徒西曹掾劉斌議云云又見通典六十八

龐札

札

通典作禮

河南功曹史

請原庾純表

臣郡前尹闕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臣父篤老不
求供養。下五府依禮典正其臧否。臣謹案三王養老之制。八十一
子不從政。九十其家不從政。斯誠使人子無闕孝養之道。爲臣不
虧在公之節也。臣聞先王制禮垂訓。將來使能爲俯就。不能企及。
莫尙于周。當其時也。姬公留周。伯禽之魯。孝子不匱典禮。無愆。今
公旦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卽爲罰首也。石柝期頤。四子列郡。
近太宰獻王諸子。亦在藩外。古今同符。忠孝並濟。臣聞悔吝之疵。
君子有之。尹性少飲。多遂至沈醉。尹醒聞之。悼恨前失。執謙引罪。
深自奏劾。求入重法。今公府不原所由。而謂傲狠。是爲重罪。過醉
之言。而沒迷復之義也。臣聞父子天性。愛由自然。君臣之交。出自

義合而求忠臣必于孝子是已先王立禮敬同于父原始要終齊
于所生如此猶患人臣罕能致身今公府議云禮律雖有常限至
于疾病歸養不奪其志如此則爲禮禁正直而陷人曰詐違越王
制間其殆原尹少履清苦事親色養歷職內外公廉無私此陛下
之所已屢發明詔而尹之所已仍見擢授也尹行已也恭率下也
敬先報後已實是宿心一旦由醉責已暴慢案奏狀不忠不孝羣
公建議削除爵土此愚臣所已自悲自悼拊心泣血也案今父母
年過八十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已得有歸來之緣今尹居在
郡內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
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
而虛責尹不求供養如斯臣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夫
禮者所已經國家定社稷也故陶唐之隆順攷古訓周成之美率
由舊章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敦禮崇教疇諮四嶽已詳典制尹已

犯違受黜而所由者醉，公曰：「敎義是責，而所因者忿，積忿曰立義，由醉曰得罪，禮律不復爲斷文，致欲曰成法，是曰愚臣敢冒死亡之誅，而恥不伸于盛明之世，惟蒙哀察。」晉書庾純傳又通典六十八

李通

通泰始中爲益州從事。

譙周頌

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博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蜀志譙周

傳注引益部者舊傳

孫和

和陳留人，泰始中爲太子中庶子，出爲遼東太守。

薦范粲表

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興致京師，加曰聖恩，賜其醫藥，若

遂瘳除必有益于政

晉書隱帝范榮傳

郭冲

冲金城人魏東安太守智子扶風王駿鎮關中曰爲僚屬遷代郡太守

條諸葛亮五事

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容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曰慰其望亮荅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曰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曰弘濟劉璋暗弱自馬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曰陵替寵之曰位位極則賤順之曰恩恩竭則慢所曰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曰法法行則知恩限之曰爵爵加則知榮榮

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已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眾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

疆伏循山走矣。侯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已爲恨。

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已此相賀。能不爲愧。于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

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劔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曰。賊眾強盛。非力所制。宜權停下兵一月。已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已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已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刀。

爭先引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二戰大克此信之由也。蜀志諸葛亮傳注引

王隱蜀記云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到賈長史榮陽桓
鵬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是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因
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曰為亮權智失略有論
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徐亮五事隱歿不聞于世者贊等亦不
能復難扶風王

慨然善冲之言

郭象
象字子玄河南人經典敘錄作河內人太傅主簿有莊子注三十三卷音

三卷集二卷

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
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
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為則隨
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
對獨遊而游談平方外哉此其所引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

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放。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平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樸自成，是已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曷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已散，故觀其書超然自己爲己，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繇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本

莊

劉寶

竇爲安北將軍有漢書駁議二卷集三卷

孫爲祖持重議

孫爲祖不三年喪服云孫爲祖周案小記爲祖後者爲祖母三年
二文不同何曰爲正荅曰經無孫爲祖三年之文小記所云爲祖
母三年自謂無後養人子曰爲孫者耳喪服云爲人後者三年爲
人後者或爲子或爲孫故經但稱爲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曰通
人無貴賤爲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曰爲孫是
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
父故聖人稱情已定制爲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喪服
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斬此謂嫡孫爲祖喪主當服斬不解傳意
小記與傳但解經意耳傳稱者此祖爲父之長子祖之嫡孫也已
上厭于父父亡然後乃下爲長子斬非孫上爲祖斬也

通典八十八

杜琬

琬秦始皇中爲博士

孫爲庶祖持重議

曾祖是庶而祖父是嫡又是嫡孫矣若庶祖無嫡可傳則非正體乎上傳重之義也既無大夫士之位無嫡統之重孫爲庶人父爲士而有諸父嫡其孫生不王養祭非所及而所攝一家之重居諸父之右祖無重可傳而孫曰重自居爲父長子而曰嫡孫繼祖推情處禮于義爲乖凡祖是庶而父爲長宜制齊緘通典八十八

王敬

敬爵里未詳

難劉寶孫爲祖持重議

喪服小記祖父卒爲祖母服者三年此謂孫爲祖後也喪服父亡爲母三年言爲祖母三年祖父三年可知也爲人後者曰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曰同宗父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

子而立立孫之序嚴宗廟者亦可已任繼養使鬼神有所享也案士二廟若立立孫則所嚴之祖不及曾高而祖禰無鬼將何所饗乎苟太尉秩尊其統遠親宜廟有四孫之所得祭高祖也則于太尉爲祖子所得祭高祖也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于爲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又臣從君服每降一等喪服爲君之祖服用制君服三年明之也若如論意謂小記所言是爲長子服者又當言父卒然後爲子三年不得言祖父卒而爲祖母後者三年又養人子爲己孫與己自有孫豈異哉通典八十八

孫爲庶祖持重議

凡所重明是先祖之體蓋非爵土財計之謂至于庶子之子爲繼禰之宗則得爲其子三年矣父尊其禰而子替祖服不貴正體而必云爵土忽其敬宗而重其財計承財計則爲之服斬續無產業則廢三年此非義矣又經有爲君之祖服周是爲臣從君服從服

例降一等。此則君爲祖三年矣。旣爲君而有父祖之喪。謂父祖並有廢疾。不得受國。而已受位于曾祖者也。祖無受國。無重可傳。而猶三年。斯蓋正統貴體之義。不必引爵土傳已也。體存則就養無方。亡則庶子不祭。所曰達孝。明宗吉凶異智。故知生不主養者。無害死掌其祀也。而云祭非所及。乖乎周孔之意。爾斯人無祖矣。通典

八十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五終

全晉文卷七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肇虞一

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泰始中舉賢良拜中郎擢太子舍人除
聞喜令召補尚書郎元康中遷吳王友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光
祿勳太常卿遭亂餓死有三輔汝錄注七卷文章流別志論二
卷集十卷

思游賦

并序

虞嘗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履信思順所已延福違此而行所已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
恍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迷或放故借之已身假之已事
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已極常人罔惑之情而
後引之已正反之已義惟神明之應于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于

智力之外，曰明信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游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胃兮，氏仲壬之洪裔。數華穎于末葉兮，瞻靈根于上

世。準乾坤曰幹度兮，儀陰陽曰定制。匪時運其馬行兮，垂太虛而

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珠。御覽六百八十四制文霓作微太珠之明珠

曰爲衣兮，襲采雲曰爲裳。要華電之煜熿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

日曰鑿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于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

燕石緹襲曰華國兮，和璞遙集于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

抗方于兩盈。鸞皇耿介而偏栖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關寒暑曰練

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

三春兮，尚含英曰容豫。悼懼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

之號節兮，恐墮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篤兮，眷後座而旋顧。往者

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覓。一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

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夏三后之在天兮，歎聖

哲之水終諒道脩而命微兮。孰含盈而戢冲。握隋珠與蕙若兮。時
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粵兮。
庶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遍區內之迫脅
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已問
象兮。辨吉繇于姬文。將遠游于太初兮。鑿形魄之未分。四靈儼而
爲衛兮。六氣紛已成羣。騞白獸于商風兮。御蒼龍于景雲。簡斯徒
于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揚于游谿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
融已掌燧兮。殿玄冥已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壘壘而愈新。挹
玉膏于萊嶠兮。掇芝英于瀛濱。揖太昊已假憩兮。聽賦政于三春。
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于扶
木。覽玄象之韓睭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已療飢兮。降廩泉而
濯足。將縱轡已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織阿而右迴兮。覲朱明
之赫戲。莅羣神于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纒焦明已承旂兮。驅天

馬而高馳，讒義和于丹丘兮，謂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
太陽于炎離，咸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
吾將往乎西游，奧浮鶴于弱水兮，泊舳艫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
兮，誠沈羽已汎舟，軼望舒已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于金
至兮，采舊聞于前脩，譏淪陰于危山兮，問王母于椒丘，觀玄鳥之
參趾兮，會根壺之神籌，撥鼉兔于月窟兮，詰姮娥于葶收，爰攬轡
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溢，探龜
虵于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晒倏忽之躁狂兮，喪中黃于耳目，偃
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于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
登閭闔而遺眷兮，頽玄黃于地輿，召黔雷已先導兮，覲天帝于清
都，觀渾儀已寓目兮，拊造化之大鑑，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
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于西狩兮，滅考祥
于婁句，距肆暴而保乂兮，頌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

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
者惑信天命兮理乃自得且已四位爲匠乾以爲均散而爲物
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攘福
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
訓已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游斐
陳辭已告退兮主悖悃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
願大響已致好兮盍息駕于一餐會司儀于有始兮延嘉賓于九
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狼弧翺其
斯鸞睨翟犬于帝側兮殪熊羆于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脩祖
班命授號轡軒整旅兆司鬱已屆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降軒其
警眾兮鉤陳帥已屬兵堪輿疎而進時兮文昌肅已司行抗蚩尤
之脩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
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微霍兮仰流旌垂旒焱攸攢纏

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啟行于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闕乾，佩揮玉闕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燼兮辭天衢，心闔曩兮識故居。路遂適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恆娛。晉書琴虞傳

疾愈賦

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眾疾竝除，饋食纖纖而日數，體貌廉廉而轉損，校朝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德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餐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攷異同，曰：求中稽，眾術而簡良，會異端于妙門，乃歸奇干涉，塵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九已三七為劑，服已四獻。

爲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仄而身輒食，信仙而異量，體涉旬而告

平

藝文類聚卷七十五

槐賦

覽坤元之產殖，莫茲槐之爲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露，蔚鬱扶疏。上拂華宇，下臨修渠。溱已夷迤，帶已通衢。樂雙游之黃鸝，嘉別擊之王雉。春棲教農之鳩，夏憩反哺之鳥。鼓柯命風，振葉致涼。開明過于八閩兮，重陰踰

平九房

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初學記二十八雜覽九百二十一

鷄鵲賦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皋之曠澤，遊江淮之洪波。既翦翼已就養，遂婉變乎邦家。鳩鵲呈儀，若刻若畫。鸞龜龜背，戴立珥白。斑毛頰膺，駁羽朱袂。青不專紺，纒不擅赤。因宛點注，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

舞。續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續文類聚

二十九

觀魚賦

觀鱗族于彪池兮。睨羽羣于灑涯。乃有涓泉之鯉。濯波之鯉。灑灑
湧躍。沒浪赴遠。集于曲澗之隈。逐于澹淡之深。攢聚幅蹙。或躍或
沈。倏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无獲兮。羨鮮肴之柔嘉。于是六
柱俱起。參構橫羅。編堯爲棧。東木激波。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
驚而失行。忽浪達于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往而無反。包髓膾
鯉。亦有庶羞。肴核竝陳。既旨且柔。汎溢濇于通溝。因素波以獻酬。
騁微巧于浮觴。競機捷于迅流。既歡豫而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
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脩名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懼雷
連之敗德。遂收歎而命駕。是時也。含懷湛道。需于酒食。盤衍宴安。
歡情未極。選興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續文類聚九十六初學記

悠騷

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已進退泰則據志于宇宙否則澄神于幽
昧摛之莫究其外亟之罔識其內順陰陽已潛躍豈凝滯乎一概

藝文類聚
五十六

遷宅誥

惟太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東黃水西

背山面隰惟此良御覽五十六

冊隴西王泰為太尉文

朕惟君行為時表親則宗臣論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

其上清三光下窺九域永欽洪範初學記十一
御覽二百七已康宇宙敬哉

泰始四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策問曰頃日食正陽水旱為災將何所修已變大眚及法令有不

宜于今爲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借耳目目聽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時務而未見申敘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對曰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曰要終體本曰正未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曰法得于此則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則災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觀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乎動心出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未感于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曰求其故詢事考言曰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則無忤求之于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錯

行天禍不戒。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廢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惟陛下審其所由。自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華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自疇咨聖問。晉書

華虞傳

諫改除晉增位一等表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曰重至尊之命。而達于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晉增位一等。曰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曰主者。思文不審。收已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曰爲不可。晉書華虞傳時太廟初建詔晉增位一等後曰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

典校五禮表

臣典校故太尉顛所撰五禮臣曰爲夫革命曰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曰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曰臣前表禮事稽畱求速訖施行又曰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曰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寢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于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沒而門人疑于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謹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尙若此明喪禮易感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曰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平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已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眾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適

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稱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竝疑莫知所定。而顛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須異說。一彼一此。非所已定制也。臣曰。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變除。使類統明。正曰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于天下。不宜繁多。顛爲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猶謂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案尙書堯典。祀山川之禮。惟于東嶽。備稱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但曰如初。周禮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者。輒別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減三分之一。晉書禮志一

奏定二社

臣案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

徒設其社稷之壇。又曰曰血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壇。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曰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曰尙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曰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慮。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曰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晉書禮志上

奏祀六宗

案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禁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竝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

合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卽位
尚邑依虞書禮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
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
曰爲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曰爲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爲六
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攷論異同而從
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與之則莫
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晉書禮志上

明堂郊祀議

案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云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
堂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曰配天宗祀文
王于明堂曰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
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埽地而祭牲用蕭粟器用陶匏事
反其始故配曰遠祖明堂之祭備物曰薦三牲竝陳籩豆成列禮

同人理故配曰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
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
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爲明王後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
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于四
郊報之于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曰爲五精之帝佐
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
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
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曰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
帝如舊議晉書禮志上
通典四十四

祀皋陶議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曰同祭先聖于太學也
又故事祀曰社日新禮改曰孟秋之月曰應秋政臣虞謹案虞書
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惡其當是曰獄官禮其神紫

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于廷尉移祀于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與無常宜如舊祀于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已應刑殺理未足已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晉書禮志上又藝文類聚四十九引摯虞新禮議又通典五十三御覽五百二十六引摯虞雜記議

廟設次殿議

次殿所已爲解息之處凡適尊已不顯爲恭已由隱爲順而設之于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釋服議

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已心喪非三年也通典八十

挽歌議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已爲挽歌出于漢

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已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曲所制不宜已歌爲名案挽歌因唱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已全哀此亦已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已告哀已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晉書禮志中
通典八十六

喪佩議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已兵守王宮國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葬則從車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已干戈内外警設明喪故之際蓋重宿衛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劍如舊其餘如新制

晉書禮志中

吉駕導從議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函篋皆有鼓吹新禮已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已服玄黃除吉駕函篋又凶事無樂邊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虞案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葬

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燕卒天子追賜大路使
引行士喪禮葬有槨乘車曰載生之服此皆不唯減極兼有吉駕
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引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
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引爲君父則無不可顧命之篇足引明
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其凶服鼓吹宜除晉書禮志中御
覽五百六十七
公爲所寓服議

周禮作樂于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曰時衰而
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
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晉書禮
志中
傷親服議

虞謹案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
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碁之制而今傷親服斬衰之重也
諸侯旣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

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已著令

宜定新禮皆如舊

晉書禮志中卽覽四百五十七

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臣虞謹案自古弟子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曰爲缺且尋師者曰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曰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夫何常師之有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晉書禮志中通典一百一
一 禮覽五百四十七

爲皇太孫服議

太子初生舉已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

宋書禮志二惠帝太安元年皇太孫

而服全非已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其故也

尚覺有司奏御服齊衰芬詔通議祕

書臨擊虞議又略見晉書擊虞傳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六終

全晉文卷七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肇虞

諸侯覲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旗章所曰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

宋書禮志二又見晉書禮志下通典六十四

皇太子稱臣議

孝經資于事父曰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晉書禮志下通典七十

夫人不答妾拜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于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曰爲禮無不答

臣虞謹案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而妾服女君葦女君不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曰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百書禮志下通典六十八

遣將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于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藝文類聚五十九

會朝堂五輅制度議

諸車之合于法度可曰示訓者則輅爲名亦猶殿堂之正者則曰路寢也北堂書鈔一百四十

駁潘岳古今尺議

昔聖人有目見天下之曠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曰存時用故參天兩地曰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曰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

故用之也有微攷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于古尺幾千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麻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曰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曰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已爲宜如所奏

尺長于古尺宜曰古爲正橋后
呂爲齊用已久不宜復改虞啟

晉書
地得古尺尙書奏今

駁裴頌答問天子冠禮

天子卽位之日卽爲成君冕服已備不宜有加諸侯卽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已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爲宜冠有加通典五十六

駁司隸奏魯夔違法事

河內太守魯夔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曰違法尙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夔爲近畿大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畱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
□□□□

三日曲水對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自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已爲怪乃相攜之水濱盥洗因水自汎觴曲水之義起于此也御覽三十引續

齊諧記

致齊王問箋

聞于張華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已
輔政待重付已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已為社稷
之鎮其忠良之謀疑誠之言信于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
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已愍懷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
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教死而無益者不巳責人故
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逆順之理理
盡而無所施者因聖教之所不責也

晉書張華傳

荅杜預書

僕已為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于周室周
室已前仰迨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
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既葬有殊降也周室已
來謂之喪服喪服者已服表喪禮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進之從

時時皆未足爲準。蓋聖人之于禮，議其失道而通其變。今帝者一日萬機，皇太子監撫之重，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臣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于古欽。臣舊義使老儒致爭哉。

晉書華宏傳
通典八十二

太康頌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衛內圯，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獸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遠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旣應期，席卷梁益，元愍委命，九夷重譯，叩丹宸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既平，靡適不懷，臣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暨，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河，荆舒已清，逸矣聖皇，參乾兩離，陶化已正，取亂臣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飲至數賞，于旌無虧。

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雅詠鏢光天之下莫世帝略窮
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駸駸風于華陽弓矢竄服干戈戢滅嚴嚴
南金業業餘皇雄劍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實代天工天地不
逆黎元時豈三務斯協用辰厥庸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
望帝之封猗歟聖帝胡不封哉

晉書書擊
虞傳

釋奠頌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折俎上下惟謙豈
豈其來肅肅其見

初學記十四御
覽五百三十五

連理頌

東宮正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二幹一心曰蕃本
根

歲文類聚八十八
初學記二十八

庖犧讚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玉世尚醇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

皆設網人用不匱

初學記九

神農讚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眾默歎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道其飾

初學記九

黃帝讚

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已行陸舟已濟川弧矢之利弭難消患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初學記九

帝堯讚

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初學記九

九記

夏禹讚

決隄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旣宅彝倫攸敘卑宮菲食已盥區宇

初學記九

九記

殷湯讚

浴也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合帝稱王

初學記九

周文王讚

周文翼翼儀形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昏西鄰之曜九有既集曰聖易暴

初學記九

周武王讚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既耀莫不率從奄清宇宙盪商之蹤

記九

周宣王讚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曰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初學記九

漢高祖讚

漢祖明達兼咨權武總御羣雄翦翦強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

登天位，續堯之緒。

初學記九

漢文帝讚

漢之光，大寶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己爲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

兆南原，陵不崇墳。

初學記九

孔子讚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已綜三綱。因

史立法，是謂素玉。

初學記十七

顏子讚

顏子齊魯，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初學記十七

左丘明讚

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王典，光演春秋。誕

宣聖旨，曠代彌休。

初學記十七

新婚箴

今在哲文遺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既納新配內芬外藻厚
味腊毒大命將天色不可就命不可輕君子是懼敢告後生

蘇文類聚

四十案初學記十四所載韓康新婦
戲乃潘岳答也非此篇佚文故不錄

尙書令箴

舜納大麓七政已齊內成外平風雨不迷補我袞闕闢我王猷王

猷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良才無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

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

蘇文類聚四十八文選顏延之北使洛詩注案初學記

十一作張華其文多五十餘字今
不能定是誰作別編于張華集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日毀五常

初學記二十四鄉覽一百九十一

門銘

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蘇文類聚六十三鄉覽一百八十三

竈屋銘

大孝養志厥次養形事親已敬美過三牲

藝文類聚八十

泐疑

凡救日蝕者皆著赤幘曰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便伐鼓于門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劔入侍三臺令史曰上皆各持劔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亦伐鼓于社用周禮也又曰赤絲爲繩曰繫社祝史陳辭曰責之句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陳辭曰責之日復常乃罷

晉書禮志上引蓋虞泐又見宋書禮志一

理疑

父母服竟繼母還前親子家當爲何服比有問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別繼子云我則爲絕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故母今亡繼

子當何服服之二年則不來葬服之周則無所嫁博士清于霄等
曰爲當依繼母嫁從爲服周博士孫綽議曰父荅雖有可爾之語
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絕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
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養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
所關報私隨其志絕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義亦爲大矣今母雖
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置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
施之爲出出義不全施之于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于禮何居名
在居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計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
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難孫云曰前問不立甲乙
爲名稱于義不便今曰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
子爲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
之後制不在已故也甲不中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未還之計去誓
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己父同穴就不成嫁當爲

去母附之于嫁不亦宜乎。通典九十四引摯虞理疑

文章流別論

文章者所已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已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于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已奏于宗廟告于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已爲律呂或曰頌形或曰頌聲其細已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

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曰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

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載文類聚五十六
御覽五百八十八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
發因辭曰形之禮義之旨須事曰明之故有賦焉所曰假象盡辭
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尙頗有古詩之義至宋玉則
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
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曰情義爲主曰事類爲佐今之
賦曰事形爲本曰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
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于此夫假象
過大則與類相遠過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
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曰背大體而害政教是曰司
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曰淫載文類聚五十六
御覽五百八十七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曰知得

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曰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閒後世演之遂曰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已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曰情志爲本而曰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

正也

蘇文類聚五十六

七發造干枚乘借吳楚曰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蹙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晏安之毒厚味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曰疏神導引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曰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曰色聲逸遊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

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梁之常疾曰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沒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之言曰嗚呼揚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曰諷吾恐其不免于勸也

藝文類聚五十七

覽五百九十

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當作二十五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

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曰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書

原本一百二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繁亦有由也質文時異論既論則之矣且上古之銘銘于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曰來之器銘之嘉者有王莽鼎銘崔瑗杌銘朱公叔鼎銘王粲硯銘咸呂表顯功德天子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

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

御覽五百九十

筆平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潤色言可采錄

御覽五百九十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

御覽五百九十六

者多異焉見于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御覽五百九十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媛蘇順馬融等爲之率曰施于童殤夭折不

曰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

哀辭哀辭之體曰哀痛爲主緣曰歎息之辭

御覽五百九十六

口當作傳

今所口哀策者古誄之義

御覽五百九十六

若解嘲之弘綏優大應賓之淵懿溫雅連旨之壯厲愴懷應問之

綢繆契闊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書鈔一百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圖識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曰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〇〇〇〇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七終

全晉文卷七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郊說

誥字廣基，濟陰單父人。泰始中，舉賢良對策第一，拜議郎、咸寧中，母憂服闋，召爲征東參軍、平輿監軍長史，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遷尚書左丞，後爲雍州刺史。

泰始七年舉賢良對策

詔曰：蓋太上曰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繼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旣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旣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于霸，何哉？夫昔人之爲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盛歟？何

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罔述
曰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
曰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于讜言者乎加自頃戎狄內侵災害屢
作邊氓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
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
將敬聽之說對曰

伏惟陛下曰聖德君臨猶垂意于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
陋不足曰降大問也是曰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于闕庭亦僂僂
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旨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
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
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弊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
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
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

深政刑之用淺動之則可曰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
比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夷吾淪于小器功止于霸
不且平策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茲

臣其大于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宰牧之才優

劣異之興或曰之替此蓋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

政雖勤竊觀乎古今而攷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

與求爵古君責之于上臣舉之于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

有罰安得不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無人事則塞乎賢苟求達達在脩道窮在失義故靜

曰待之也爵苟取失在後時故動曰要之也動則爭

競爭競則朋黨朋調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

惑姦之所會也靜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

推賢不伐相下無饜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曰高

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

且人無愚知咸慕名

國下脫
亡字

官莫不飾正于外藏邪于內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眾正益至若得其邪則眾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失世者未嘗不爲眾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于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爲隆替故寒暑漸于春秋隆替起于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賣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已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有罰則有司莫不悚也曰求其才焉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者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強其所不知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怨也且天子于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刑之道盜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盜濫已得之無縱已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

者各自取辨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于公則政事紛亂。于私則污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兇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已過此人。之于利。如蹈水火。前人雖改。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于夙夜。所使爲政。恆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關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曰近禮。此所曰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夷狄內侵。災眚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皋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曰殖其

財勇已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已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已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已戰則剋，已攻則拔。是已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頻，不睦致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于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于人而求之于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已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已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已致知言，臣則可矣。是已辭鄙不隱也。

晉書治要三十

自理表

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家曰咸盛二年母亡家自
祖曰下十四墳在緣氏而墓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病疾遂便畱
此此方下溼唯賊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
其不可也通典一百三

與魏舒書

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臥曲身迴法甚失
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音書魏舒傳

阮种

种字德猷陳畱尉氏人秦始中察孝廉爲公府掾舉賢良對策
上策除尙書郎復廷試對策第一轉中書郎遷平原相有集二
卷

秦始七年舉賢良對策

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威用規矩乾坤惠磨品類休

風流衍彌于千載。朕應踐洪運。統位七載于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積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曰闡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曰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曰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曰。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縱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曰從人望。令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宜。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曰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姓也。禮曰。體德樂曰。詠功。樂本于和。而禮師于敬矣。

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帥服。自魏氏曰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梟。

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郭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亂人，又忘職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曰狙詐侵侮邊夷，或十賞啗利，妄加討戮。夫曰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曰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曰羣醜蕩駭，緣閒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曰德，不聞曰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眾集則費積。農傷則人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曰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于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曰眾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曰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曰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勦刃，摧抑強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

又問咎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曰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曰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曰退災消眚也

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曰禮義而致人于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于制度賞曰勸其能威曰懲其廢此先王所曰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于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于政也如農者之殖穰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曰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

所由之塗殊也。

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于茲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已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于選建明哲授方任能合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機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已成也夫賢才之畜于國猶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斲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邪形得矣是已人主必勤求賢而佚已任之也賢臣之于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塗明度量已呈其能審經制已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已恭己南面而化于陶鈞之上者已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餐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

晉書阮仲傳

廷試對策

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修曰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曰救之中閔多事未得盪靜思曰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神對曰伏惟陛下曰聖哲立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之三代旁求俊乂曰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曰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曰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曰爲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曰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敘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爲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改道

備而制先其軌人曰務致之干本是曰雖有水旱之責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爲災亦由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帥不能宣承聖德已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敘也方今百姓彫弊公私無儲誠在于休役靜人勸齒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于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善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已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言對

晉書阮仲傳

王崇

崇字幼遠廣漢郫人泰始中爲上庸太守遷蜀郡太守

論蜀後主

皆世祖內資神武之大才外拔四七之奇將猶勤而獲濟然乃登

天衢車不輟駕坐不安席非淵明弘鑒則中興之業何容易哉後
主庸常之君雖有一亮之經緯內無胥附之謀外無爪牙之將焉
可包括天下也

華陽國志二

論姜維

鄧艾已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
禽禽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迴道之巴遠至
五城使艾輕進徑及成都兵分家滅已自招之然已鍾會之知略
稱爲子房姜維陷之莫至剋捷籌策相應優劣惜哉

華陽國志二

何攀

攀字惠興蜀郡郫人泰始中歷郡主簿上計吏州從事咸寧中
王濬辟主簿別駕除郎中與平吳功封關內侯太康初爲王濬
輔國司馬除滎陽令進廷尉平遷散騎侍郎惠帝時已與誅楊
駿功封西城公轉東羌校尉領越騎校尉又領河南尹遷揚州

刺史假節徵拜大司農兼三州都遷兗州刺史不之官卒贈司農諡曰桓

解司農表

被疾錯忘不堪銓量人物

華陽國志十一

上疏策孫皓

皓必不敢出宜因今戒嚴掩取甚易

華陽國志十一

駁盜罪

上關執信之主下關儲備之物設有開上關何已加刑

華陽國志十一

延尉平有盜開城門下關者法據大辟舉駁之

張靖

靖泰始末太常博士

皇太子爲太后服議

孝文權制三十六日之服日易月道有汗崇禮不得全皇太子

亦宜割情除服

通典八十二秦始十年武元湯皇后崩博士張靖議

荅安平國移問

宜依魯僖服閔三年例

通典九十三咸寧二年安平穆王薨無樹

七張靖荅

陳遠

遠秦始末爲博士

皇太子爲太后服議

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

宜終服

晉書禮志中
通典八十二

又議

三年之喪人子所自盡故聖人制禮自上達下是言今制將吏

諸遭父母喪皆假寧二十五日敦崇孝道所自風化天下皇太子

至孝著于內而綴服除于外非禮所謂稱情者也宜其不除

通典八十二

陳邵

邵字節良下邳人爲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

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

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經典釋文敘錄

段暘段一作服

暘泰始末爲博士

重申杜元凱奏議皇太子除服

尚書母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曰諒闇爲凶廬今據諸儒爲正明高宗既卒哭卽位之後除衰麻躬行信默聽于冢宰已終三年也言卽位曰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苴杖經帶當其遂服

葬而除服諒闇已終三年也國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尙書大傳已諒闇爲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依博而攷之義旣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爲諒闇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爲得之也

通典八十

復申杜元凱議

案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衰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案禮記諸侯元子旣葬見于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已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于是天子禮之太廟賜已命服此諸侯不曰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純執玉不麻麻不加于練諸侯旣卒哭

卽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綵，不宜復曰服麻。故云衰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曰雜于吉也。此除衰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緇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曰緇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緇帶曰服金革之事。諸侯曰上卒，哭除衰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緇。此諸侯衰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爲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衰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賜公命。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曰：爲諸侯踰年卽位，天子賜曰命珪，合瑞爲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卽位，卿出竝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曰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于不可曰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

呂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于澠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卽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與諸侯宴于溫，傳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尙幼，宰傅相之，命諸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衰經征秦，遂墨衰曰：「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衰墨文，明其服也。」弁經金革，禮所權許，皆爲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理會于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通典八十八

王昌前母服議

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已葬爲躐。晉書禮志中：秦康元年段熲議。案王昌事詳竟陵王楙文。

劉僧

僧咸寧初辟羊祜征南府

詣杜預牋

昔已謬選忝備官屬各得與前征南大將軍祜參同庶事祜執德
沖虛操尚清遠德高而體卑位優而行恭前膺顯命來撫南夏既
有三司之儀復加大將軍之號雖居其位不行其制至今海內渴
佇羣俊望風涉其門者貪夫反廉懦夫立志雖夷惠之操無已尚
也自鎮此境政化被乎江漢潛謀遠計關國開疆諸所規模皆有
軌量志存公家已死勤事始辟四掾未至而隕夫舉賢報國台輔
之遠任也搜揚側陋亦台輔之宿心也中道而廢亦台輔之私恨
也履謙積稔晚節不遂此遠近所已爲之感痛者也昔召伯所憩
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
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

晉書羊祜傳
祜開府累年

謙讓不辟土始有所命會卒劉僧
趙寅劉淵孫勃等據詣杜預云云

彭禮

禮一作權咸監中爲尙書

羊伊出後議

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

隋書劉子翊傳子翊駁
到炫議云晉羊祜無子

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
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尙書彭禮議云云于是下詔從之又
見北史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同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八終